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三

鳥

古詩七首

律詩二十五首

鳳凰臺

曾子曰此詩思見太平之君子也○鄭曰酈道元水經云水南逕鳳溪東而南合鳳溪水上乘蜀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溪中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時有鳳凰止其上故謂之鳳凰臺北去郡三里

亭亭鳳凰臺

朱曰謝惠連亭亭映江月西京賦千雲霧以上乃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于此所謂鳳凰臺上憶吹簫是也○端本曰亭亭高貌

北對西康州

鄭曰地理志河池郡

後周改曰鳳州領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郡武德元年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元年州廢西魏槃明

郡亦唐興州之長舉縣也

亦悠然

朱曰西伯時鳳鳴于岐陽○師曰文王七年受天命鳳鳴于岐山而興王道自文王既沒鳳聲亦息而不聞是

西伯

朱曰西伯文王也

今寂寥鳳聲

詩寓意傷當世賢者不進蓋鳳之爲物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

啾啾我能剖心出

蘇曰孔郁諫靈帝帝不納郁曰臣能剖出比心後世名莊子比干剖心

飲啄

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燭然忘外求血以當醴飢寒日

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

成王符曰春秋元命苞周

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飢寒日

啾啾我能剖心出

朱曰一作虧

飲啄

朱曰一作虧

圖以奉

朱曰一作虧

至尊

修可曰春秋元命苞皇帝

於庭成王乃授琴而歌鳳凰翔於紫庭余

何德兮以感靈又瑞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

十二玉樓

朱曰一作虧

圖飛下十二樓

朱曰

洗蒼生憂深衷正爲此羣盜荷淹留

朱曰鳳非梧相

石室也荀爽大司馬容光等臨觀

鳳凰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

德翼文曰禮記文曰義齊文曰仁賜文曰信

○萬曰鵠大直也鳳乘鵠所以表大道

鳳以垂鵠

海經鳳首文曰

蒼舒曰古按山

游元扈洛水之上注元扈

州

再光中興業

一

出作四字

食非醴泉不飲五靈王者之嘉瑞○師曰此唐所以感鳳而思見賢人以政治平之効也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噭噭

趙曰此篇是託興君子

子小人甚明朱鳳乃衡山上之物也因其物而有作乃以爲興矣韻書云嗷嗷衆口愁也詩哀鳴嗷嗷時甫困於荆衡不得其志故云翅垂口噤心甚勞黃雀喻細民也時兵興之際小民尤困於征役甫欲引其類以進澤及下民而爲小人之所疾故鵠梟相終號

杜鵑

華陽風俗錄

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鵠而羽烏聲哀而吻

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有別離之苦人

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興農事識者謂此詩上四

句非詩乃題下甫自注爾後人誤寫○蘇曰或者謂前

四句非詩也蓋甫於題下自記杜鵑事後人誤寫之耳

或曰正古之謠語豈復以韻爲限耶按博物志杜鵑生

子寄之它巢百鳥爲飼之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子

美云重是古帝魂文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議當時之

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白明皇天寶已後天步多棘刺

史不能致節於君者可得而考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

而實致職以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百其不度王命特

固以自玩擅軍於絕貢賦以自固者如杜兄讓之在梓

州爲朝廷西顧之憂是東川無杜鵑耳涪萬雲安刺史

微不可考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自固者爲無也不在

夫杜鵑真有無也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洙曰子美結
喬木上參天蘇曰上林苑喬木參天松篁陰合珍禽奇獸自然駢集○趙曰曹子建云荆棘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趙曰約昭行略

難云中有一鳥名杜鵑云是古時蜀帝魂公所用蓋出於此也至若此篇常再拜而重之不能拜而淚下則尊君之意前人所不到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

朱曰一作喧

仍爲餽其子

朱曰杜鵑說

養子外百鳥巢百鳥共養其子而不敢犯

禮若奉至尊

朱曰成都記曰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鄖城亦曰望帝至少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荊州人警靈死其乃沂流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皇帝望帝因以爲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爲鑿通流有大功

皇帝因其位禪焉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子規深春乃有聲低且怨與比之思歸樂都不同也洛京東西多此鳥人以爲子規者誠妄矣又云字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

跪乳識序又知恩

朱曰晉中枯鴈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春秋歌露曰凡贊婦用羔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辨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詳故以爲贊趙曰謂成行列而飛所以謂之鴈序也

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淡

下如逆泉

朱曰古詩譏世亂而不能明臣之義者禽鳥之不若也○修可曰劉越石扶風歌據按長歎息下疾如流

八六十五

詩二十三

三

泉○余曰百斛明珠云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竒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俗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蓋子美詩備諸家牴非必率合程要備偶者然也且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與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銅之胡江東所謂杜子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礼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不得致節於君子可得而考若之自唐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不能致節於君子可得而考最貴在蜀雖構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受王命貧區以自存舊軍旅絕貢賦如杜克孫在梓州爲朝廷西顧夏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直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毫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旨我作古疊宜用韻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荀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鳥

趙曰按蜀記者有姓名字號望

帝宇死俗傳化爲子規鳥一名鵠蜀人聞子規鳥皆曰望帝遂於鵠字加杜姓謂之杜鵠又直謂之杜宇

不自啄羣鳥至奉與哺鵠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翻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杜鵠詩內○趙曰此詩注並在

鮑昭行路難云中有馬名杜鵠言是古時蜀帝冤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髮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月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今公所謂哀痛口流血又有摧殘之語及末句憶羣臣趨且云萬事反覆蓋出於此也○師曰特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寓他邦是時諸王公主皆爲賊所翦滅豈非杜鵠化而似老鳥之比乎觀此詩有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之語詳味其旨蓋爲明皇感嘆者也杜鵠蜀帝也國云身死怨而化爲杜鵠鳥每生子寄居百鳥之巢百鳥之巢百鳥爲之哺飼其子帝以四五月悲鳴添血染山花其色皇由是悒怏不得意至於化去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

杜鵠

新添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鵠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瞽挨雌隨雄鄭曰搶七羊切佯音羊毛衣慘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凜形不敢栖華臺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饑始得食一虫誰言養鵠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以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數學傳遺風迺知變化不可窮豈思苦日居深宮嬪嬌左右如花紅朱曰此詩注並在杜鵠詩內

義鶲行

序輔曰感鳥獸猶見義而動也

陰崖有蒼朱曰二作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
恣朝餐朱曰或作之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

制黃口無半存

蘇曰定遠侯過隍中至門燭煌氏羌掃殄殆盡黃口亦無存者。趙曰陰崖出長苗賦推

歸朱曰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體痛憤寄所宣斗

上按孤影

鄭曰按練結切拗挨也嚙哮來九天

鄭曰上古甲切深脩聲也下許父切

鱗脫遠枝巨頸折老拳

時可曰石勒與李陽隣邑爭區麻池日相歐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詣弓陽

挺折尾能一掉

朱曰江賦楊髻掉吳左傳尾大不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減

衆離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

蘇詩言之以垂頭人蠻辭蜿

鳥最急難心惘然

朱曰孔融云鷺鳥累百棠棣兄弟多急難功成失所往用

捨何其賢近經濤水渭此事

朱曰欲一作列盧子人樵夫傳飄蕭覺素髮

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爲義鶲行永激壯士肝

蘇陸遜時政論曰不以典刑善惡焉能激壯士之肝膽耶

呀鶲行

劉添○鄭曰呀

病鶲單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裏柳清秋落日已側

身過鴈歸鵠錯回首緊腦雄姿迷所向踈翮稀毛不可狀強神迷復皂鵠前俊材早在蒼鷹下風濤颺颺寒山陰罷罷欲罷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王兵馬使一角鷹

悲臺蕭瑟石龍流

洙曰潘岳西征賦龍流逼注龍從高大貌也○鄭曰龍力空切從即空切嵯峨貌

哀壑杖杖浩呼洶

鄭曰杖初牙切枝也杼五加切

中有萬里之長江

符夢

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

修可曰楊子雲世昇賦有云

迴風陷日

賦曳虹采之流離方賜翠氣之宛延師

古曰宮室廣大自然有紅紫之壯氣

見黑白二鷹詩注荆公蘇公本並同○趙

舊本依徐侯鑑殊無理義○王介甫曰善本作徐墜於理或然云晉潘已雨行賦有云

始蒙濺而徐墜

目如怒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

一日之殆矣是怒馬赴之果有一小虎伏地而吼是馬辟易弓矢墜地○趙曰辟易字祖出項羽傳楊喜追羽叱之喜人焉但驚駭辟易

師古注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

本處崔注引張良射虎事誤矣

鞬上鋒稜十二翻

鄭曰鞬古侯苦二字

羊俱辟易

鄭曰上音壁下音亦○洙曰新唐書裴旻射虎一日三十六頭見一老人曰此虎也前有真虎將軍遇

之殆矣是怒馬赴之果有一小虎伏地而吼是馬辟易弓矢墜地○趙曰辟易字祖出項羽傳楊喜追羽叱之喜人焉但驚駭辟易

之殆矣是怒馬赴之果有一小虎伏地而吼是馬辟易弓矢墜地○趙曰舊本依徐侯鑑殊無理義○王介甫曰善本作徐墜於理或然云晉潘已雨行賦有云

二俊猊

洙曰白羽箭○趙曰白羽箭也猊師子也○

三俊猊

鄭曰俊先丸切猊五弓切師子一走五百里

敢決豈

趙曰喙金屋

不與之齊荆南芮八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

洙曰入期

雲

惡鳥飛飛啄金屋

洙曰謂賊陷長安○蘇曰蒙恬云鵠鷗亞鳥下啄金屋又栖琪樹

安得

其所以○趙曰啄金屋

爾輩開其羣驅出六舍

其所以○趙曰啄金屋

鸞鷟分

其所以○趙曰啄金屋

言可增之惡鳥啄富貴家之屋當得角鷹開破之江惲曰黃鳥飛飛有時度漢武帝曰河橋當以黃金至貯今公取其貴而用之耳○師曰悲臺哀壑長江先言荆楚風景故述角鷹之所由出也龍嵩禹大貌杖梃不齊貌鷹有角亦若馬有肉餕也始為奇特楊子雲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虹采之流離兮鷗翠氣之宛延顏師古曰丘至曠大自然而然有紅紫之氣此云斬翠氣亦謂青油幕下軒揭其翠氣也杜公軒昂氣恐理不然王兵馬與徐侯穀皆趙芮公猛將故子美以二鷹猛腦况之愁胡謂恩胡蛇辭易退却兒不自惜言不保其性命韞以皮謂其臂也安西都護府嵐嵩虞泉皆在西白羽乃箭名三俊猊喻西域三部王公

趙于安西嘗擒西域胡酋其敢尖頰似是鷹故美之金屋謂天子黃金闕也惡鳥喻史思明殘黨猶留長安故子美欲得王公驅其羣以清六合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雜糅故曰梟鷹分梟食母之鳥

見王監兵馬使論近山有白黑鷹羅者久
取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它鷹逃臘後
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其眇不可見請

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

趙曰此專詠鷹如雲之飛如玉之立皆上言其白至清秋之尽則序所謂臘後春生騫

事網羅求

趙曰序云羅者竟未能得也

一生自獵知無敵

趙曰鷹所以用獵也謂其

野鷹

故云自獵唐信詩云

百中爭能耻下韁

趙曰史渭稽傳

觀記太守相裏署趙勒爲督郵貪令自

去漢數日善吏如使良鷹下韁命中

鵬礙九天須却避

趙曰

孔氏志曰楚文王雅好田獵有一人獻

一鷹曰非王鷹之疇俄而

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颻鮮白而不辨其形

鷹見之於是竦翮而升

其兩翅廣數十里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

此大鵬墜地而死度一大鳥墜地而死度

若飛電須臾物墮

如雪血腥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墜地而死度

氣故鷹多生於此

其兩翅廣數十里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

鷹能自獵江鷗解獨漁

趙勒爲督郵貪令自去漢數日善吏如使良鷹下韁命中

玄夕幾夜宿陽臺

趙曰善本作玄舊作玄夕非

冬虞羅自名虛施巧

朱曰隋魏玄深鷹賦可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束

歸父見猜

趙曰此序所謂臘後春生騫飛避暖故云與鷹同歸

眸玉爪不凡材

朱曰鷹門有紫壘城草皆紫色故曰紫壘城

崔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

美曰遠行曰邁

旅次展崩迫

趙曰易旅卦有旅即次任彦昇辭奪禮啓云不

任崩迫而秋夕充之情食而已愈風傳烏雞

朱曰本草以鳥雌雞治風

秋夕方漫漫

趙曰春郊可以拘育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日翻駢趁製不禁喧呼

山腰宅課奴殺青竹

朱曰楚人以火炙竹去其節火也

終日憎赤

汗謂之殺青欲其耐久也

憤

朱曰赤憤雞之有冠○趙曰小說載空宅有怪或居之中夜有赤憤而來問其怪類荅曰老雄雞也

踏藉盤

汗謂之殺青欲其耐久也

按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爲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墉外還汚席我寃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勍敵籠柵念有脩近身見

朱曰一作知

捐益

朱曰言非特制難而已於近身之事亦可知捐益也

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

朱曰雞鳴之詩序詩

風雨晨

朱曰風雨晦明不亂其鳴也

亂離減憂慼

朱曰雞鳴之詩序詩以爲亂世則思君

窮歲晏發煩去

朱曰一作皮冰釋

趙曰莊子渙若冰將釋

未似戶鄉翁

拘留蓋阡陌

朱曰祝雞翁居戶鄉山下養雞百餘輩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販雞及賣子見列仙傳

縛雞行

鄭曰縛伏約切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貳蟲雞於人何厚薄五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蘇曰杜悰注目寒水搔首

思歸梁歌終日倚小閣望遠水悠然自樂後隱天台山不知所之○趙曰人之得失如雞如虫又且相仍何時而了乎至於注目寒江倚山閣則所思深矣近出推黃魯直達此詩之旨其書酬池寺書堂云小黠大癟塘蠅捕蟬有餘不足夢於茲退食歸來北窓夢一江風月趁漁舟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師曰爰虫則害雞爰雞則害虫利害得失要在權其輕重而爲之除寇則勞民愛民則養寇其理亦猶是也與其養寇孰若勞民與其食虫孰若存雞

雞

紀德名標五

朱曰田饒曰夫雞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見敵而
闘勇也得食而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

德君猶貪而食之其所以來近矣

初鳴度必三

朱曰禮文王世子雞初鳴衣服至寢門○蘇曰雞經未曉而必

三唱古詩云三唱遠村雞

殊方聽有異

朱曰晉祖少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曰此非惡声因起舞失

次曉無慙

朱曰詩雞鳴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後漢廡門失守開

似充庖爾葷堪

朱曰禮充君之庖○蘇曰梁繪兒羣雞而語曰爾葷堪充吾席之上庖

亭育際

朱曰梁劉孝綽答曰一物之微遂留亭育

巫峽漏司南

歸燕

朱曰此詩公託意以自喻也自東楼下皆有所感而乍然以前賢措意皆起一時之興故不敢妄生

穿鑿也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

朱曰言四時迭運自得其序而

故巢儻未毀舍傍主人飛

鄭曰傍去声○師曰此詩公託意以自况也避霜雪言避亂也

朱曰言四時迭運自有炎涼公之去就非若俗態之奔競也故巢喻故鄉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

朱曰見衡泥舊

入故園嘗識主如今

朱曰古詩思爲双舊

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

朱曰舊

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

雙燕

旅食驚雙燕

朱曰一作雙飛燕

嚮泥入此堂

朱曰魏文帝書旅食南館古詩思爲

泥巢君堂

應同避燥濕

朱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子罕曰吾濟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

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

趙曰梁吳均詩問余來何遲

山川幾

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趙曰言當秋而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燕捨

此而去○禹稱曰此詩

子美托物以見已意

鸚鵡

魯曰一云翦羽

鸚武

注皆是祢衡賦

鸚鵡含秋思聰明憶別離

洙曰林衡賦性辯慧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趙曰憶別則眷

西路而長懷望

故鄉而延佇

將不密以致危也○趙曰以言語而階亂

未有開籠日

洙曰閉以馴籠剪其翅膀○趙曰閉以馴籠剪其翅膀

殘宿舊枝

洙曰想昆山之高峻思鄧林之故枝

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洙曰金同殊於毛羽故殊智而異心

子規

辛巳三

竦裏雲安縣江樓翼瓦蔭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洙曰子規杜鵑也公有杜鵑行云涪萬無杜鵑雲至安有杜鵑此可見矣○蘇曰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主也

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

趙曰於春風之中眇眇見之也

客愁那聽此故作傍

人低

趙曰一作故傍旅人低非是蓋已言愁不應更言旅人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紙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翮多身

花密藏難見

洙曰一云難相見

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

側有讒人

鮑曰王直方詩詰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今反舌有声按周書月令乃周公時訓也反舌之爲反舌見鴻烈時則訓仲夏注朝野僉載百舌春轉夏止唯食蚯蚓正月蝶開蝶出而來十月

蚓藏而往○蒼舒曰右按呂氏春秋反舌鳥能反復其舌隨百鳥之鳴在仄○十朋曰反舌鳥能反復其舌有声佞人在仄○十朋曰反舌鳥能反復其舌隨百鳥之鳴

白鳧行

君不見黃鸝雋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

洙曰作象

老翁

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

洙曰作日

暮波濤中

洙曰此杜自喻也

鱗介腥膻素采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鷄鴨亦蹭

蹬聞道如今猶避風

洙曰見八哀詩鄭虔詩注。師曰黃鸝高於五尺童追思少年時也化爲白鳥似老翁傷衰暮也故畦遺穗已蕩盡傷家鄉爲冠焚蕩也波濤以喻患難鱗介腥膻素不食言已不食不義之祿也鷄鴨海鳥止於

魯東明爲避風也于元舉魚反

喻甫亂依夔州

歸鴈二首

萬里衡陽鴈

今

年又北歸

洙曰應德雙詩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猶戢翼正能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

樓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

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

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語

洙曰見雞無南過馬曰見其避寒也楚南也故曰先花別楚雲

愁寂故山微

再吟

寺十三

十一

欲雪違胡地

洙曰謝靈運詩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又寥落雲中鴈嗚舉自委羽求涼弱水渭湟寒長沙諸

先花別楚雲

洙曰月令鴈北鄉管子曰鴈秋北春南言其避寒也楚南也故曰先花別楚雲

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

洙曰史盈引虛弓而鴈落人問之曰此鴈傷弓也

行斷不堪

清

日馳又朝傷弓流落羽

洙曰史盈引虛弓而鴈落人問之曰此鴈傷弓也

游窮曛黑

傷弓流落羽

行斷不堪

歸鴈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

趙曰漲海海名也

避

雪到羅浮是物關兵氣

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

過五湖秋

趙曰五湖霜雪之多鴈之不宜故隔而秋不過也

孤鴈

彦輔曰一云後飛鴈公值喪亂羈旅南土而見於

知我而謊謊者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

洙曰一作声
師曰一作声

誰憐一片影

相失萬重雲

師曰鵠當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緒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有不飲啄念羣之語孤之中乃有不孤之念而誰憐一片影相隨失万重雲又有不尽之意乎

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

野鶩魚竇緒鳴噪自紛紛

歸鴈

春

洙曰一作東

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

向

洙曰一作正

北飛

師曰甫客居万里外覩鴈北飛傷已未有歸期曾鴈之不若也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鶴鶩亂爲羣且休悵望看春

水更恐歸飛闊暮雲

師曰鴈有序喻兄弟寇亂諸弟離散有阻隔故云歸飛闊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

洙曰蕪城賦北走紫塞鴈門謝靈運

詩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

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矰繳絕須防

符

曰右按文選班固兩都賦撫鴻罿矰繳○師曰矰繳言以矰繫矢而射之

舟前小鵝兒

洙曰漢州城西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噴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曾城暮狐狸奈若何

得房公池鵝

旁相西草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迴

首

洙曰見鳳沼接耳衛注○趙曰公以自與也荀勗罪中書令爲尚書人賀之乃曰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

爲報籠

隨王右軍

洙曰見鵝費義之墨注○師曰房琯相肅宗以兵敗陳陶青鵝爲房州刺史今漢州城西北乃革所鑿王義之性

愛鵝道十常以鵝易其字

鵝鵝

彦輔曰臨海異物志鵝鵝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故使籠覓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

六翮曾經剪

夢符曰右按韓詩外傳曰鴻舉千里特六翮耳背之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抑飛不爲加高損一握飛不爲加下

孤飛卒未高且無羣羣虛留濕莫辭勞

宋謝

惠連鶴鵝摧羽翩翩翻又云宛羈畜於籠樊

花鵠

花鵠無泥滓淳皆前

洙曰中庭

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

太分明

洙曰諸葛謂張溫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

驚矯梁落

洙曰一作知

汝在你意莫先鳴

鵠

江浦寒鷗戲無它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垂暗還須落

洙曰一作浴

風生一任飄

趙曰鷗性耐寒南越志曰常以三月風至乃還

洲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獸

古詩八首

遣興二首

同作五首二首見懷古門

天用莫如龍

洙曰漢食貨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有時擊扶桑

洙

准南子曰日出於陽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注扶桑東方之野六螭即六龍也

頓鱉海徒涌

洙曰郭璞六龍安可頓

奮六鼈頓轡

海即六龍也

神人身更長

蘇曰元狩中海岸有神人身巨而長持戟行於淡煙中

勿復道

洙曰王育往事云聲拊膺不復道

真宰意茫茫

洙曰老子有真宰足以制萬物○趙

曰鮑照詩吞聲踴躅不敢言○莊子若有真宰存焉而不得其朕也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

趙曰易曰牡馬地類行地無疆故云地用良者良馬也苟無良

馬何以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若看渥洼種見前注○趙曰追風秦始皇七馬之一名渥洼之中

種見漢武帝元鼎四年有神馬山於渥洼之中蘇曰毛邵見衛玠曰是兒乃渥洼

種其眉白與駿駒不羣風神自異

不雜蹄轔間逍遙有能

事

沫曰莊子馬蹄篇

沙苑行

君不見左輔白白沙如水繚以周牆百餘里

鄭曰篤力鳥切一沫

曰前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璠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班固西都賦西郊有上固禁苑繞以周牆四百餘里其中乃有大宛之馬百官公卿表注馮輔也翊左也三輔故事曰上林連綿四百餘里張平子西京賦繚垣綿聯四百餘里矣

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

稱獻於此

沫曰前漢禮樂志天馬駢龍之媒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歌本紀不載惟元鼎四年秋馬生渥

八十五

沫九

十中

苑中駢牝三千匹

方中駢牝

注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注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漕刑屯田熾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窪曲之空窟師古曰溼音搖洼音於佳反西域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天馬歌曰赤汗沫流赭神異經大宛馬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乘者當以綿絮纏頭

青青寒不死

沫曰淇淇露斯在彼豐草古詩青青河畔草漢童謡千里草何青青

西域魚

鄭曰食音嗣○沫曰西域大宛國馬嗜苜蓿周王懷謝

帛帛爲兀與馬之相匹耳韓詩外傳吳門馬如一疋練

食之豪健

豐草

雖寒而不死以之食馬則豪健雖出馬之地亦無此豪健也舊注非

每歲攻駒冠邊鄙

沫曰攻

蓋思明乃綠山將相繼而叛故用託意焉

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

神

朱曰夏官馬質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爲馬楚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俗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其再

蠶者爲傷馬歟頽延年賦稟靈月驅祖雲螭也○趙曰龍或魚所化或馬所爲故異物同精氣也出易精氣爲物舊注引屈原蠶事非是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

朱曰一作骸○鄭曰各額切禽獸之骨

碑瓦如堵牆

歌側此豈有意仍騰驤

驥之沛艾西京賦仍奮翅而騰驥細朱曰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古脾以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左肅脾細馬俱以龍形印印

看六印帶官字

朱曰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古脾以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左肅脾細馬俱以龍形印印

衆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剥落雜泥滓

鄭曰乾居寒印右

驛留不憒不得將士卒多騎內旣馬凋悵恐是病乘

朱曰乘黃署後漢太僕有未既令魏改爲乘黃旣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爲名乘黃亦名飛黃臂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阜一云神黃

黃

朱曰乘黃署後漢太僕有未既令魏改爲乘黃旣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爲名乘黃亦名飛黃臂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阜一云神黃

當時歷塊誤一蹠

鄭曰音歌

委弃非汝能周防

蕡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頃過都越國蹶如歷姻

見人慘澹若

朱曰音歌

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爲伴

朱曰顏延年未收一作衣

一日暮

顏白馬賦願

不收烏啄瘞

朱曰不一作衣

誰家且養願終惠

朱曰顏延年

終惠養蕡本枝兮

更試明年春草長

師曰按唐史房琯有宰相器

兵與賊戰陳濤斜琯儒者不知兵用春秋車戰法爲賊所敗帝怒斥琯爲邠州刺史夫人之材各有所長琯長於輔今用違所長是以兵敗奈何一跌不復故唐史爲之歎惜甫此詩寓意於琯之見弃而朝廷寡恩莫之終惠甫欲再試用之以盡其所長斯可矣故

未章有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之句

駿馬行

李少輔曰太常梁渴勅賜馬也

鄧公馬辯人共知

朱曰晉杜預恥思經籍爲春秋傳解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辯嶠有錢辯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辯曰臣有左傳辯又王濟傳字武子性豪侈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埒編錢旆之時人謂爲金埒洛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草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辯也。趙曰馬乃梁渴受賜於君不可以予人鄧公愛而取之非是故公詩以鄧公馬辯譏之也。

宛種

鄭曰宛於袁切。朱曰西域傳大宛國多良馬山上有雄姿以奉引西都賦岩峻嶠崿傳玄鷹

夙昔傳聞思一見

希声曰南史蕭摩訶千聞不如一見

牽來左右神皆竦

賦雄姿邈世逸氣橫生

顧影驕嘶自矜寵

鄭曰嘶先齊切。趙曰在人有顧影自憐者矣在馬亦宜然故使自矜寵也

睞目青熒夾鏡懸

朱曰顏延年賦臂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揚

月又睨影高鳴將超中折西都賦琳珉青熒。趙曰張平子西京賦猛毅鬃鬚而睞目高丘注云睞目謂目有角也

肉驥

碨礪連錢動

鄭曰碨烏罪切礪力罪切。朱曰尔雅青驥鄰駢今連錢駢也梁元帝紫駢馬詩金絡飾連錢

朝來夕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

朱曰韓子馬似鹿赤汗今親見其然仰從前體上小孔中出

銀鞍却覆香

唐者直千金又徐敬業銀鞍耀素韁

羅帕

朱曰陳相孫登詩落淚洒銀鞍。徐敬業汗馬羅銀鞍周弘正詩銀鞍耀素韁

能取

朱曰一作有之。天既真龍此其亞

朱曰周朴九馬八尺以上爲龍礼記孟春之月天子

書洗須騰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

朱曰顏延年賦簡偉寒明獻狀

四蹄疾於鳥

朱曰晉曹毗馬射逸羽不能企其足。顏延年云天燕畫林翔楚終闕曰刷幽并夜

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駰豈有

驃驃馬輔曰
驃驃烏也

不與入駿俱先鳴

洙曰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
赤驃盜驃白義渠黃華聊

綠目時俗造次那得到致雲霧晦冥方降霜

洙曰春秋考異記曰凡生月精

而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修可曰有雲雨降精此所以爲神異瑞應焉曰龍馬者河水之精近聞下詔

喧都邑肯使騏驥地上行

彦輔曰肯使一作知有○趙曰將

所未竟漏功于鄧公以此馬喻鄧公非塵世

日未竟漏功于鄧公以此馬喻鄧公非塵世

所能容只恐天詔將下騰踏帝庭故云六

高都護駿馬行

師曰高邁爲哥舒翰掌書記用嘗送以詩云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至

是爲安西都護其言豈不有徵

安西都護胡青駿

洙曰前漢鄭吉傳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酒大也唐安西郡東至烏蘇鎮去交河郡七万里西隣吐蕃西連疏勒去葱嶺七百里北拒突厥貞觀中初置西都護府於西州顯要中移於龜茲城聲價歛

然來向東

洙曰顏延年赭白馬賦声價隆振又曰歛聲躍以鵠驚漢禮樂志太初四年亦穴馬歌曰天馬來歷无草

诗六三

十八

成惠養隨所致

洙曰顏延年賦願飄飄終惠養陰本枝兮飄飄作風雄姿未受

伏櫪恩

劉三天馬歌天馬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趙曰其至也遠自流沙貞天馬之種也

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

趙曰臨陣成功指言高都護所御也

沙至

趙曰其至也遠自流沙貞天馬之種也

猛氣猶思戰場利

洙曰傳玄齋賦六離賦

出爲都護常送以詩云男兒功名遂

亦在老大時則知適之罷都護年已老矣猶欲爲國家立功故甫有是句也

蹄高如踣鐵

趙曰腕欲促蹄欲高丈韁如踣鐵皆馬之奇也

交河幾蹴曾外裂

洙曰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顏延年賦經玄蹄而奮散歷素支而米裂神異經蹄之如汗腕可握○趙曰曾冰是冰名東方朔神異記

馬幾度蹴踏之而破裂舊引顏賦經玄蹄而奮散歷素支而冰裂

曰北方有曾冰万里厚百丈今公言交河西邊之地有曾積之冰

非是蓋賦謂騎射耳亥蹄素皮皆射帖名而霄散冰裂皆射帖之声与馬踏冰裂之義豈相干乎

五花散作雲

滿身

孝祥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崎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与集生騎号天馬子。趙曰此言馬之貴如曰个个五花文是也

萬里方看汗流血

朱曰天馬歌髀容与进万里又曰赤汗沫流赭額汗血之姿非万里无以見

貴如曰

五花文是也

五花文是也

走過牽電傾城矢

鄭曰掣尺列切朱曰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晉傳玄詩童女牽電策童兒挽雷車非其義來曰馬善行者追風逐電走過如掣電蓋言疾也不敢騎畏其太疾

獨能騎也

又云宛轉青絲鞚莊子穿牛鼻絡馬首。馬曰方肅宗

中興安史之難已平吐蕃不敢入寇故此馬老於絡頭無緣再出橫門甫厭亂願治之心可見橫音光

橫門道

鄭曰橫音光朱曰梁簡文帝紫骝馬詩青絲縣玉轡

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秦伐蜀取其國因号所開之山曰

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

朱曰漢水漢江水也在楚地方城

州朱曰靈州靈武郡唐理迴樂縣秦始皇屬北地郡。趙曰肅宗即位靈武故迴鞭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也

暮靈

胡骝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

趙曰急難材如劉備之的驥一躍三十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垂之逼也

自矜

駘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

梅曰黃伯仁龍馬頌曰耳

道時再清

趙曰已收復東京矣

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鬚

朱曰鳳臆龍鬚言馬骨如鳳馬鬚如龍真良馬也

未易識側

身注目長風生

師曰言馬有精神也良馬不

怕寒踏雪嘶風而力愈健

一作麟鬚○鄭曰渠伊切馬鬚也。沈曰伯樂相馬

經云鳳臆龍鬚言馬骨如鳳馬鬚如龍真良馬也

未易識側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新添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疋數軍中須襄陽。
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私收壯健勝鐵甲，
豈因格鬪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驛蕩盡，一疋無龍媒。
貴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
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顚額，衣冠往往乘賽驥。梁公
富貴於身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七子盡。
府庫不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
羅網羣馬藉，馬多氣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
擇，滔滔才略滄溟衆。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
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秉菊花路傍摘。九州兵革
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涕淚，若不覺
老夫神內傷。

秦州雜詩一首

同作二十首二首見寺觀門餘見都邑門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
漢書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天馬一作

朱曰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

東道○趙曰此篇專賦天馬也出

朱曰天馬

一作山長聞說真龍種，
朱曰天馬仍殘老驃驃。

朱曰天馬

自況耶。哀鳴思戰鬪，迥立向蒼蒼。

玉腕韜

朱曰江陵管度衛公馬也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韜頓驂飄赤汗。

朱曰漢歌天

朱曰漢歌天

朱曰漢歌天

朱曰漢歌天

朱曰漢歌天

朱曰漢歌天

朱曰漢歌天

朱曰漢歌天

朱曰漢歌天

躋顧長楸

朱曰詩正月注蹠曲也蹠累足也曹子建名都篇走馬長楸間

胡虜三年入乾

世輕全生之物才聞鹿鳴之徵聲則禍隨之矣

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洙曰文十八音

傳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餐食貪食爲饕○趙曰言衣冠之人行如盜賊唯知饕餮而已故使人多害生物以充苟止在所須之間焉○鄭曰饕食吐刀餐他結切食也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掛冷枝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

趙曰人生不免艱難矣然不知隱見之機若依則知之也蓋猿之便捷嘗隱茂林之中言便捷之捷衆猿皆如此

全生或用奇

趙曰得以全生始

前林騰每及

父子莫相離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懸家聞若歎

洙曰又依挽爲一云共愛

寄小如拳預嚙愁胡面初調見馬鞭

許求聰惠者童

稚捧應癩

師曰小如拳言胡孫至小者爲奇也初調見馬鞭言始調狎之則用笞撻如馬之見鞭而後行也

虫

律詩二首

促織

促織甚微細

洙曰促織秋虫也

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

夜相親

趙曰人客置牀下也

久客得無淚

蘇曰王粲久客歸北對此景物豈得無淚故雲

悲絲

洙曰一作絃

與急管感激異天

真

洙曰絲管之感人不若虫声之自然也

○師曰促織秋虫也常夜鳴其哀切故動人此虫常吟於草根夜入人床下使久客故

妻皆羈苦易傷感者也雖有悲絲急管不若此虫声也

螢火

幸因腐草出

洙曰月令腐草化爲螢

敢近太陽飛

洙曰太陽之光固非螢火之可

近喻小有才而長侮大德者

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幕幔小

帶雨傍林微

十月清霜重

飄零何處歸

師曰螢出於庭草喻小人起於

微賤而侵陵大德之士一日時清必蒙擯斥故云飄零何處歸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

趙曰言入於坐人之衣也

忽驚

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

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魚

律詩二首

黃魚

日見巴東峽

朱曰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

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

二十三

不容身箇箠相汎久

朱曰箇箠捕魚器也○趙曰箇箠散布水中以繫魚觀其沒以爲驗而隨其用

長大

以取風雷肯爲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

白小

白小羣分命

朱曰物以羣分

天然二十魚細微沾水族風俗

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外盡取

義何如

朱曰西京賦獲貽拾卵蟻蠍蓋取盈取○趙曰微細所當有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二十六